

# 壯志凌雲

## 我的飛行生涯

· 沈先康口述，吳慶璋整理記錄 ·



沈先康官拜上尉時，著飛行服與F-104型戰機合影。

民國四十四年九月，我出生在境福街境福宮旁一處租來的百姓家裡，兩歲搬到新竹縣香山鄉牛埔埔羌圍眷村，也就是空軍十三村，六坪大的房子住了全家六口人，很擁擠，父親任職四十一隊，是機械上士。

十三村不大，距離新竹市區很遠，當年的行政區屬於新竹縣香山鄉，是個很偏遠的小眷村，家很小，從前門就能看到後門，左鄰右舍都窮，家家戶戶大門隨時都是敞開的，從不上

鎖，因為屋裡連吃的都沒有。家後門是一片稻田和幾戶老百姓的房子，屋裡住的是誰我全認識。父親早年經常把公家配發的鹽巴送給他們，冬天天寒地凍，很冷，家裡床墊薄，老百姓主動給村子裡的媽媽們稻草，讓帶回家舖在床上，上面再舖條軍毯，這才感覺床舖溫暖些。那時候沒有本省外省之分，村裡村外感情非常好，一片和樂融融。

小學就讀空軍子弟小學，四年級時學校更名為載熙國小，國中讀的是光華國中，每天騎很遠的一段路上下學，當時不覺得辛苦，那個年代的孩子，尤其生長在眷村裡的孩子，大多吃苦耐勞。

國中畢業前一天，父親在飯桌上說，他只是個上士，薪餉沒幾個錢，如果我還想繼續讀書，就去考幼校吧！最起碼軍校有飯吃。我看了看家人，一家六口食指浩繁，生活費加上學費，對一個上士而言，的確是沉重的負擔，於是接受父親的建議報考空軍

幼年學校。民國六十年八月，成了空軍幼校第二十期的學生。空軍幼校在屏東東港大鵬灣，之前是日本水上飛機基地，校園裡處處是日式建築。當年我剛滿十六歲，每天清晨看著太陽從太武山升起，看著夕陽從大鵬灣落下，校園環境很優美，不過很想家。

十三村和隔壁的十四村加起來不過兩百戶人家，戶長都是基地士官，彼此熟悉。村子裡先後有幾位大哥哥，像是任渝生、王武漢，都是空軍官校畢業後成了雄赳赳、氣昂昂的飛行員。一起長大，高我兩屆的毛聖鑄後來也進了幼校。當時我便以他們為榜樣，一心想著，有朝一日也要像他們一樣成為帥氣挺拔的飛行員。

就讀幼校期間，雖然想家，但是對於未來，是充滿飛行夢的憧憬，再苦，也不以為苦了。

幼校雖是軍事高中，但是設備好、師資好，當時師資都具臺灣大學、清華大學、交通大學、成功大學四所國內龍頭大學的碩士學歷。學校要求學生必須德、智、體、群、美，五育並重，所以，每位幼校生是體育、學業、美育全方位均衡發展，每天晚上十點準時就寢，一切按表操課正常作息。

幼校是高中教育、軍事管理，我

們進校第二天每人就發了把卡賓槍，三年中的軍事教育把同學們體能磨練得很強壯。幼校實施嚴格的淘汰制，學科不及格，淘汰，品德有瑕疵，當下便淘汰走人。記得二十期學生三百八十人進校，畢業時只剩兩百出頭，幾乎淘汰了一半。民國六十三年我自幼校畢業，直升空軍官校，成了官校五十九期生。

四年後的民國六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官校畢業，這時二十期幼校同學剩下一百一十人。當年進校的三百八十人，淘汰了七成，一百一十人中有八十人掛上飛行胸章。

官校畢業，我和戰鬥科同學搭乘C-119型機前往臺東部訓隊，換裝F-5A、F-5B型機，待部訓隊結訓已是民國六十八年十一月中旬的事了。同學們再度搭上C-119型機，從臺南、嘉義、臺中、新竹、桃園等基地，沿途放人下機，新竹下來祝安麒、鄒承光、胡金保和我四人，當C-119型機後艙門開啓，四人乍見停機坪上的F-100型機著實嚇了一跳，F-100機身大的像轟炸機一樣，心想，這麼大的戰鬥機怎麼飛上天啊？

我的軍旅生涯，除了後來的參謀職，大部分的時間是在新竹二聯隊裡歷練，對二聯隊自是有著深厚的情感



F-104型機換裝，沈先康（後排左三）與四十一中隊全體隊員之合影。

。在基地服役期間，先後飛的F-100和F-104型機都是民國四十二年出廠的飛機，機齡都比我大。F-104型機在德國空軍服役期間前後摔掉兩百多架，所以德國給F-104型機起個綽號叫做「寡婦製造者」，美國則稱「飛行棺材」。我們當年用很便宜的經費向德國購買淘汰的么洞四（F-104型機之別稱），做為主力戰機，當時全球飛行線上只有我國還在飛么洞四，零件生產線早已撤除。每一次飛行，就像開著一部三、四十年的老車，怎



F-104型機地面展示的壯盛軍容。

會不狀況百出，飛機壞了，只能拆解其他的么洞四，拼拼湊湊。新竹不少么洞四飛行員飛出去就再也沒有回來落地，其中包括我前、後期熟識的同學。我們通常不太願意翻老照片回憶從前，因為隨便取出一張照片，不管生活照或是基地團體照，手指頭指一指，都能指出其中幾位殉職的老戰友，感傷啊！

軍旅生涯中，不乏傷痛的記憶，最深刻的是民國七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四十一中隊在短短十分鐘裡摔了三架飛機。當時我是作戰組首席，當



沈先康任職四十一中隊中隊長時，攝於中隊長室。

天正在當班，十餘架么洞四戰機在狼嚎聲中起飛。不久，新竹地區天氣突變，空域中數架么洞四勉強返回本場，其餘接獲指令轉降CCK（臺中清泉崗基地），後來經過清點少了三架，心想不好，當時距離起飛已經超過兩個小時，估算失聯的三架已無油量。中午十二時，憲兵隊來電，指名找當班的長官，我接了電話，對方告知，桃園和湖口警察局分別通報，說桃園水塘裡發現至少一架飛機，新豐高爾夫球場附近也發現飛機殘骸。後來證實這三架F-104型機飛行訓練結束返場途中，失事墜毀，李中良、胡中英、郭建志三名飛行員，在短短十分



民國八十六年任四十一中隊中隊長時，於警戒室待命時所攝。

鐘內，相繼殉職。

當年三人都不滿三十歲，中良還是個年輕的父親，兒子寶寶不到三歲，建志新婚不及半年，中英訂婚不久，那是三個年輕、帥氣、對未來充滿希望的年輕飛官，心痛啊！

那個年代的飛行員多半曾面臨生死一瞬的時刻，與死神擦身而過的經驗，能化險為夷，活著回來，又是好漢一條。民國七十二年，我隨著四十一中隊在CCK執行阿里山計畫么洞四換裝任務。民國七十三年換裝即將完成前，一次夜間攔截訓練，因為空間迷向差點「沒了」！當時長機劉屏瀟帶著孫永惠飛雙座機，我是單座機

，兩架以三十秒鐘雷達跟蹤隊型起飛，我從起飛到CCK外海，前方儀表板上的方向儀指示燈始終未亮。

當天晚上風平浪靜，沒有月亮，夜間海面上一片漆黑，我在低頭換波道時，突然出現空間迷向。飛機當時在爬升，我誤將天上的星星看成海上的漁火，以為飛機正朝向海上的漁火俯衝，下意識的帶桿，欲拉起機頭。我帶桿卻無法改變機頭向下俯衝的錯覺，因此我持續帶桿，帶桿，帶到飛機瀕臨失速。當時飛機不停Shake（搖晃震動），無線電裡長機不斷大叫：「two，換波道！two，換波道！two，換波道！」我看著狀態儀，當時飛機呈二十五度至二十八度仰角姿態、五十度坡度、速度兩百七十海裡遞減中。駕駛桿不斷Shake，這時驚覺自己正處於錯覺裡，當機立斷做不正常動作改正，立刻鬆下機頭將飛機改平，航向對著三兩洞，開後燃器，加速度，一直加速到三百二十海裡，無線電裡來自MOB和長機不停呼叫：「小公雞，回答！小公雞，回答！小公雞，回答！」待飛機回復正常的姿態、高度、速度之後，我在無線電中回報：「空間迷向」，同時告知當時高度、航向。這時聽到大隊長自MOB指示：「轉向陸地」，當我右

轉，看到臺中地面上的燈火，這時釐清天地線，錯覺消失，空間迷向頓時解除，再之後，與劉屏瀟、孫永惠的雙座機完成夜間攔截訓練，兩機編隊返回CCK落地。

空間迷向當下，大隊長王漢寧在MOB不斷大叫：「小公雞，回答！小公雞，回答！……」，小公雞是我的綽號，緊急中大座和長機直呼我的綽號，希望把我「叫回來」，其實當下自無線電裡確曾聽到大座和長機急促的呼叫，但是感覺呼叫來自很遙遠的空間，想回答，卻無力回應。那次經驗，發現么洞四單座機極易在夜間進入空間迷向，所以么洞四的飛行員能全身而退，活著退休，是菩薩保佑，很感恩。

事後回想，當時處於千鈞一髮之際，一生裡曾經發生過的許多事，如影片快速在腦海中閃過，過年的新制服、腳趾頭穿破了還穿在腳上的布鞋、含辛茹苦的爸媽、我的哥哥姐姐、大鵬灣美麗的日出和夕陽……，就像電影膠捲在腦海中快轉，不斷快轉，研判時間不會超過五秒鐘，如果超過十秒，以么洞四的速度，恐怕早已失速，此刻若無法立刻處置糾正回來，接著飛機會進入螺旋，這時就「無解」了。當時嚇出一身冷汗，飛行衣全

濕透了，落地之後，終於領悟，人生不過眨眼之間，這次迷向也體認處於生死一瞬間，飛行員能否轉危為安，成與敗、生與死，決定於平時的基本訓練，一旦失速，要立刻盯著儀表，且一定一定要相信儀表，如不能從迷向中糾正回來，一旦飛機進入螺旋，恐怕就回不來了。

當年站在保家衛國護臺灣的第一線，白天飛行，晚上在警戒室警戒，夜間警戒是十五分鐘夜警（十五分鐘防空夜警為如果接獲緊急起飛命令，十五分鐘內飛機沒有離地，致無法攔截到敵機或是任何不明機，要送軍法論處），當值日官接獲緊急起飛指令，我們從警戒室衝出、跳上飛機、開車、滑至跑道、緊急起飛，必須在十五分鐘內完成，飛行員在警戒室裡完全Stand by，隨時準備緊急起飛，所以飛行員小憩時，是穿著靴子，穿著抗G衣全副武裝坐著睡覺，很辛苦。

F-104型機畢竟是老飛機，經常大修，技勤人員把發動機拆了，修一修，再裝回去，飛超系統壞了，拆下來修妥再裝回去，飛行員都要現場督導，甚至親自協助安裝。我擔任過試飛官，試飛官是很危險的工作，由於資深，休假也常被叫回基地試飛，試二馬赫的F-104型機，是冒著多大的

風險啊！萬一機械故障，極易在空中解體；但是我們從不推辭，因為那是我們的責任，明知道或許會因此賣命，也要完成每一趟試飛任務。

我曾經參與規劃幻象工程和幻象後勤整建作業，當年空軍總司令部指示，六十期之前的飛行員不賦予二代機換訓任務，所以我於民國八十八年退伍了。

一生戎馬，最對不起的是妻子美瑜，平時照顧老人家、孩子上下學的接接送送……，家中裡裡外外，一切大小事情都是太太一肩挑起，飛行員原本休假不多，部隊還發明「在營休



沈先康退役後回到四十一中隊參訪，中隊贈與幻象戰機空中編隊英姿。

假」的詞兒，作戰室牆壁上序列排的是休假，人在部隊裡幹活兒，或是在家裡休息，但是得隨傳隨到，隨時 Stand by。女兒出生當天，我在警戒室警戒，孩子出生前我便明白告訴妻子美瑜，萬一肚子疼，就自己設法前往醫院吧！後來妻子破水，挺著臨盆的大肚子，自行騎機車去醫院進行剖腹產，飛行員的眷屬非常堅毅勇敢，我常向太太說辛苦了，也難為她了。

軍校是個通才教育的學校，電工、電路、物理、化學、空氣動力學、結構、理工、文學、流體力學、生物、微積分、歷史、地理，所有領域都要涉獵，軍校鍛鍊我們有強壯的體魄，訓練我們成為一名堅毅、勇敢的職業軍人。

我十六歲時進入幼校，到民國八十八年三月一日退伍，二十八年軍旅生涯，站在保家衛國第一線為臺灣的空防盡心盡力，既驕傲也榮幸。回首來時路，飛行生涯苦樂都有，在當年愛國氛圍裡，再怎麼辛苦都值得，時間如果可以重來，我依然會選擇軍校做為人生規劃的目標。不過，飛行畢竟有其挑戰性與風險性，對目前在飛行線上的小老弟，我有話要說，每位飛行員都很辛苦，飛行要膽大心細，希望大家平平安安，永遠平平安安。

## 笨鳥先飛 只要有風

· 林浪子 ·

### —— 致 戰 翼 之 光 ——

行走，用白雲的羽翼  
高歌，用飛翔的聲線  
如果讚頌空戰  
是必需、必然、必定  
請轉告大地的喉嚨  
冠冕奔馳，  
如同摧毀裡的渴望  
洶湧地呼喊，  
僅是轟炸的目標；  
有臺螺旋戰鬥機  
已輕輕地走向年華，  
徐過天涯

只要風能給予答覆，  
任何一地都是視角  
只要風，能夠不停下歇息  
只要  
風還有母顏般的戰鬥性  
夕陽下，背影就是天際  
在天空中，我是自由的  
如果飛鴻印雪過於跋扈，  
然而  
不著痕跡僅為隻語片面

看啊，在風馳電掣中  
珠煙已成鳳成龍  
聽啊，在走石飛沙間  
瞄準御風凌雲  
已是我的軀幹、我的肩膀  
我的運命

風來了，背膀便會赴焰  
並非蛾飛撲火  
而是被雲霧悍將所命名  
但凡落花將落土  
而枯葉將隨風，  
只有天空  
才是魂魄的棲居之所

